



余光中先生 视觉中国 供图

著名诗人余光中病逝，故乡南京留下太多的故事 带不走的乡愁 这里是他一切回忆的源头

乡愁，就是我们在这头，你却去了世界那一头。

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台湾病逝，享年90岁（虚岁）。1928年，余光中出生在南京，1950年随家人迁居台湾。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家乡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写下《乡愁》。40多年来，这首诗在海内外华人之间广为传诵。从小在南京长大的余光中说，南京是他“生命的起点”与“一切回忆的源头”。现在，先生过世，南京，他的故乡，留下了他太多的记忆和故事。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王颖菲 胡玉梅 郝多 徐红艳 陈曦 陆文杰 实习生 张婧怡

诗意天堂 犹有余光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一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



扫码追忆余光中先生



现代快报记者今年4月曾赴台专访余光中，并与他合影留念 资料图片

想念南京，几个月前还“秀”过南京话

今年4月，江苏发展大会前，现代快报记者专程前往台湾，来到余光中家中，和他聊起家乡。老人当时精神很好，说起南京，格外想念，还现场“秀”起了南京话。

南京这座城市，对于余光中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的第一次见面，都在南京。一位是母亲，她生我时在南京，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只会哭闹；一位是妻子，我们第一次相逢也在南京。”

余光中当时回忆，小时候，自己家住在城北将军庙的一个小巷子里，小巷名叫龙仓巷。“你们现在南京话是什么样子？我小时候听到的都是这样的‘今儿个，明儿个；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葱’……”余老张口就来的老南京话，让人感觉十分亲切。但让老人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自己很久没有回南京了。

在余老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经常带他去夫子庙，那里很热闹，有许多好吃的。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山陵，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清楚地记得中山陵的台阶数——392级。

听到母校的学生朗诵《乡愁》，他哭了

余光中8岁起，就在南京市秣陵路小学读书，在那里，他度过了3年时光。对于这段时光，余光中非常怀念，从他80岁生日选择在秣陵路小学度过，就可以看出。

现在，秣陵路小学已经合并到南京市石鼓路小学。12月14日，石鼓路小学校长高云梅告诉现代快报记者，2008年10

月21日是余光中80岁生日，当天一大早，他就来到秣陵路小学。高云梅说，余光中回到南京特别高兴，他笑着说：“南京是我‘生命的起点’，是我诗心起跳的地方，是一切回忆的源头，我一定要回来。”

短暂相聚后，余光中坐上汽车，正打算离开，此时下课铃响了，全校300多名孩子从教室里奔向操场。“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孩子们一边跑，一边大声朗诵余老的《乡愁》。见此情景，余光中又打开车门，走到孩子中间，弯腰拥抱他们，并噙着泪，和孩子们一起朗诵。

南大校庆时，他朗诵诗歌深情告白

1947年，余光中就读于金陵大学外语系（后并入南京大学），虽然在这儿求学仅一年半时间，但他对南大有着很深的感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师武黎嵩告诉记者，2002年5月20日，南大百年校庆时，他专程来为母校庆生。那次，他还带来一件特殊的礼物——为母校创作的《钟声说》。

“江东去，五十年的浪头不回头，浪子北归，回头已不是青丝，是白首……”在一份南大百年校庆视频里，余光中戴着南京大学校徽，在数千学子面前，深情向母校告白。

在祖宅，他童心大发对着井口大喊

“常州是我的母乡，也是我的妻乡；母乡加妻乡，那份乡情也不下于父乡了。”在散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中，余光中记录了他跟常州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州就是我的故乡。”余光中说。

2002年4月，余光中曾携夫人范我存回到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当时周翰凯作为漕桥小学工作人员陪同左右。

周翰凯告诉记者，余光中母亲孙秀君的老家祖宅位于镇上漕桥东街的孙家大院，孙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再次回到孙家大院的老宅，余光中儿时的记忆被勾起，当看到院子里那口老井时，余光中不由想到自己小时候跟小伙伴们在井边玩耍的情景。“余光中老先生当时非常兴奋，他蹲下来，对着井口大喊了两声。”周翰凯说。



余光中和妻子范我存在《扬子江》诗刊编辑部 徐明德 供图

结婚61年，他和妻子相知相许

余光中和妻子范我存结婚61年，两人相知相许、相伴相随。

今年4月，现代快报记者去台湾高雄采访余光中时，曾目睹了两位老人的伉俪情深。

谈起妻子范我存，余光中爱意满满，称妻子老年依旧致力于做义工，很有意义。对余光中，范我存同样时时在意留心。她几次提醒记者，余老听力不好，请记者声音再大些；有些话余老听不清楚，范老立即为他“翻译”；回忆时有漏忘的地方，范老便随时轻声提醒。

记者告别时，余光中夫妇一直送到门口。记者临别

回头，被这样一幕打动——两位老人你扶着我、我搀着你，慢悠悠地，向屋内走去，留下温暖的背影。

范我存是余光中的远房表妹，第一次见余光中，她正就读于南京的明德女中。那一年，余光中17岁。“她了解我，对文学艺术富有敏感和品位，这是最吸引我的特质。”余光中此前接受采访，回忆当年恋爱的心情时说。

后来，范我存成了余光中诗中的第一女主角。早年在《咪咪的眼睛》等诗中，是挥洒炽热恋情；晚年的《珍珠项链》《三生石》等，转为相扶相伴的不渝之情。

写过1200首诗，对作品要求严格

今年是余光中的九十大寿，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余光中最新精选诗集《风筝怨》，为先生祝寿。“本来还想明年春天赴台湾拜见先生，没想到先生走得这么突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修荣说。这本书也成为余光中生前在大陆出的最后一本书。

汪修荣告诉记者，去年出版社就开始策划《风筝怨》这本书，计划今年10月之前推出来，为先生90岁生日送上一份贺礼。

书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递到台湾，送到先生手里。现在听闻先生去世的消息，深感惋惜的同时，也有

一丝欣慰，“我们这本书也算帮先生圆了一个梦，献给他本人，也是献给所有热爱先生诗歌的读者。”

《风筝怨》由诗人冯亦同编选。在冯亦同看来，在对文学造诣的追求上，余光中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

“《风筝怨》这本诗集原来入选了132首，最后先生拿掉了32首，只留下了100首。下手之狠，令我吃惊。”

冯亦同说，“余光中一生创作了1200首诗歌，但他认为，能有十二三分之一留给后人，就很不错了。先生对自己每一部面世的作品都抱着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也是对读者的尊重。”

